

粹然冰玉之英辰也皇鳳之瑞用則盛之鸞皇鳳閣
不用則置之朱崖僊耳老智慮於多艱觀其險於一
致固將挾玉句之飛仙以游天鴻濛溟滓之際所謂
珞珈之宗魯公之子而盛德之世者也

韓明善畫像贊

融液粹和淳涵清淑擊道而道日以光藝仁而仁至
於熟乃所謂畫錦之旂常有衍宗支蓬萊之雲氣舒
為篇日直其表盛德之流滋集斯文之胡福我觀之
人衣如金玉

自贊畫像

好學而莫或致之望道而未之見也壯而漫任初何
與乎尊榮老而歸休亦焉往而不得乎貧賤也若乃

企卒歲之優游服終身之靜儉則拄笏而看山飲水
而著書尚庶幾可傲兀夫無窮之世變也

歲

思學齋歲 有序

清河張翼受經于高陽先生得其端緒而能益致思
勉之功可謂善學者矣予以思學名其講肆之齋而
歲以發之其辭曰

心外無學：原於思：而有得乃驗於為仁陽義陰
理公已私克復往來敬義夾持權之有要心實制之
克舜與人同此秉彛勿謂凡民雖聖可希而况學者
孰復有機是故君子學如恐違方其未思戒爾外馳
如止水源不波不隨及其既思毋惑多歧必端其趨

必底于夷若執權量以計毫釐者引圭臬以奠方維
克審夫是勿置爾疑思學之功本末相資學而不思
如御舍綏思而不學如行無齋明善擇善真致其知
進德修業行見於施下學上達在爾孳孳思誠而誠
夫何遠而悅親信友讀書誦詩涵養擴克罔或弗祗
繅以藉玉紉以襲衣緝是內美暢於四支維敬之興
維德之儀彼暴棄者志遁神離以其邪思果於自欺
弗踐其形禽獸紳縵五三載籍典訓具貽後儒翼傳
秒忽無遺精義妙道日耀月輝思之而至生善為師
吾黨張氏嗜善如飴學于高陽涉其津涯亦既勤止
牧之愈早日引月長書思夕惟爰闢齋居以燕以酌
榜曰思學名言在茲若上有箴子為之辭學思自強

庶幾緝熙

傳

劉節婦傳

劉節婦徐小字柔嘉婺蘭溪人家為大姓世有顯者
節婦生二十七年歸同郡金華劉似之似之六世從
祖諱渭宋嘉定庚辰對策集英殿賜進士第一在州
里尤為望家節婦歸閨再期孕而未育似之遺疾死
及產男也節婦泣誓曰幸哉劉氏之宗弗墜已吾有
二心何以見君地下言訖復哽咽於是劉氏家益落
節婦惡笄疏服常如初喪而所以承祭祀修饋饗與
出賦租以保門戶者悉身自任之不使有違節愆度
字其子潛自始學至于成人為之聘舅女而女為生

二子一女而潛得年二十六亦竟卒姑婦相向哭期
以死守全劉氏家雙孀寒投一燈夜請卧起相依以
苦彌厲然取其紡織之贏以供鹽鹽亦常若有裕久
之潛所遺二子滋蕤三有立而女已有從姑能以節
義自持易奢為儉而婦又以順正率禮成教劉氏之
稱為望家者茲可以自請於其先矣節婦今年七十
一娶居且四十三年而婦寡亦十又七年子與節婦
居異縣不相聞有友葉君謹翁故與似之文而潛及
其二子琬又嘗從之問學知節婦凡行尤稔數衆
為予言之蓋歎世有旌復之典而人無自鬻之心若
節婦之遭變罹憂鞠窮艱苦斯已甚矣不惟飭諸其
躬而已信又能使一介弱婦毅然相從於茹荼食蓼

之中比之再造其家功豈少哉嗟乎節婦之名人同
不樂得之而世固偏予之者閱之深而美之至也今
予所稱劉節婦行未采於風人名未登於策牘予獨
予之以是名而不疑者稽之里黨之論而斷以史氏
之法壹是人心天理之公而何私之有然則世鑒雖
或不明而人心之昭灼悌而未昧彼詭節稅之麗而
侈閭閻之崇以為節婦之得傳顯藉是亦惑之甚
矣予竊卑之作劉節婦傳

傳節婦傳

節婦陳東陽縣路西里宋卿貢進士師道女適同縣
泉村傅賀生一女而賀亡節婦時年二十四賀世儒
家素貧節婦居喪盡禮晝夜自力於紡績字其女立

成人而養其姑甚謹已雖單食弗給而甘旨柔脆之
養必使常過於厚又三年而姑已治棺具數無違禮
衰瘁毀瘠人或弗能堪內外嫻愷其無子而貧咸勸
之改適節婦以死矢於衆曰吾寧餓死無寧幸生乃
孟助躬殫志節衣縮口而累兀泉續穀菽之贏則別
為之儲峙五年始克舉其舅姑與賀之喪域而窆之
哭告於廟以其從子似嗣教之學而尤不廢於耕會
高陽許先生柘隱八華山中去傳氏不十里節婦雅
歌先生遺以束書從之學似既聞其講說而知夫美
理之宗緒遂能承節婦之志以終植其家節婦今年
六十有一而似既有子矣習之得祀與傳氏之宗藉
以不墜節婦力也里之耆臺方上節婦之志行于縣

于大府請從

近制加之旌復雖未報下而節婦之志亦少伸矣貫
之先人泗州府君嘗與習之諸父同治毛氏詩故相
善也於是貫作而言曰婦人處于閨門之內有三從
之義而無四術之教苟能因其所性之善而遂其所
履之正則變愈極守愈堅雖當患難流離之中而貞
女烈婦之事史常不失于書然究而觀之則其薰染
漸漬必非一日之故有自來哉昔者朱呂並世東南
理學極盛之時吾鄉有傳同叔先生學遠於經而尤
有考於天文地理升田封建樂律兵制之書會粹其
說曰羣書百考傳于學者尊之曰杏溪先生而
不敢字其學必由夫近小以馴致於遠大調制度文

為之粗有廣大精微之妙故承其講肆者皆體驗切
實有以措諸其用而自程其子姓於學益嚴而有節
晚乃分其兄子定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今文公
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即其人也賀蓋先生之玄孫也
仁義之澤蓄厚而流滋不得之於祿仕之優而獨發
之於閨閫之懿然則

熙朝旌復之典一舉而得夫傅氏之婦以顯異之它
日獨行有傳尚足以表吾儒先之德之行不獨信于
其躬而信于其鄉至於其家婦人女子之被其成化
者亦章々可稱如是豈非吾鄉奧學確行之明効大
驗也故肯是以論而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韓節婦傳

韓節婦劉姓絳州正平縣小吏韓筠妻也韓劉同里
閉居節婦十八歲歸為筠婦劉視韓疾稍大節婦知
重其宗抑首促氣供婦職至元二年筠父子仁病筠
從醫者求方注善藥治之其藥雜草石等法常屑為
劑筠自運機碾紐軸石墮誤傷足數日風中其瘡死
明年子仁亦死筠有弟節婦即去居鄰姆旁舍晝夜
撫一子一女以哭曰吾未亡人使吾夫家不墜姓踏
氏是其責已蓋訖喪屏簪珥並治泉絲理生業輯
有條緒及子有室女有從則又哭曰吾與婦如合異
而同底其優遊以老乎節婦始寡家甚微今浸々昌
裕過其門者識與不識皆留目嗟異以為是於鄉俗
有助大德二平里有李彥狀節婦義行白縣令長令

長為按實上州若府，具上中書禮部又明年下旌
復如令筠死時節婦年二十七娶居實六十年云嗚
呼禮意樂淫乃見節義盛衰損益之間居子蓋深悲
之而猶喜其章者如是也新故絳在晉之墟曼深
思遠邈有遺緒若節婦所自樹立豈教使然亦其上
風哉子客京師見郡國所上孝義文章累牘喜其厚
倫叙典之化洽于古音微於書作韓節婦傳

韓節婦傳

韓武宣公河內人材曾善騎射至元中從平江南有
功起偏裨為將帥鎮吳而即居之子孫食其保境安
民之德尚數世益滋武宣第三子諱居潛為樞密院
斷事官者娶獨吉氏獨吉氏揚州路撫管禮之女也

延祐三年斷事官卒京師獨吉氏纔三十三其長子
十七仲子未再周而諸女皆幼獨吉氏自京師扶其
喪水陸數千里還葬河內先塋挾其孤幼廬於墓下
三年將還吳哭踊自誓曰吾為寡家婦不得與其夫
偕老吾力猶能使子有立而女有從舍是吾無所事
於世矣即捐去簪珥盛飾服御取其儉素而益以禮
自治其身推之以及其家內外僮指逾千待之各有
恩意未嘗示之以威而步趾不敢越節愆度樹其家
規自祖禰薦祭宗廟慶吊門戶租餘外凡賓客之饗
燕時節之觀遊靡曼之色淫哇之聲不使接於耳而
動於心間歲長子九思卒撫其孺欲其成人而進其
仲子九齡於學女皆擇所宜歸摠管公踰八秩猶壽

康迎來致養惟謹其所以經紀家事者有學士大夫所未講而能安以行之固天性之善哉里耆嘉其貞節為上其行于郡：移廉訪使者按會上之行省以次達于中書於是禮部議旌表嗣復如今事下有司為大書貞節獨吉氏之門亦表其坊貞節坊云嗟乎節以秉剛處險慎守不變為長節而致亨惟其正焉獨吉氏一弱婦人中歲喪其所天非有理義之激昂詩書之化導獨能率德厲行自其躬以及其家興信厚之風振衰末之俗雖鄰魯習禮之士猶退讓莫與之齒易曰安節吉往有尚然則說以行險安而能亨固觀於其世而可知矣九齡嘗從子學治經故子為擊次其事如右

書

答臨川危太僕手書

去冬歸自錢塘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為親舊牽連留旁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因奉數字為答今又被四月十日所惠翰情辭繾綣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第三月中附書至蘭溪者却未曾收亦不知付之何人也所需查居碣銘豈即廣居耶去夏別時見其瘡發頭面間似是浮陽上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後不知遂服與否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彼矣比數十年學者大抵有自利之心而志日益卑道實益遠夫其自利之心振著于中則未得謂得未至謂至自

高者耻於問自多者耻於求而若剽掠纖碎錄淺
末已足以雄夸於制作之林而為獵取名爵之資矣
無惑乎類敗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棄俗學
一意古初謂不肖類嘗涉迹於是乃肯過相推予將
以質其所疑證其所聞而為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
肖固當竭其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於光明博大
之域而環顧其中不無訛聲壘耻之患甚自忽焉蓋
學以致大道厚聖人載道之言具於經可見已古之
人所以底至於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
己之私係累於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略
陳之今信道如吾友篤志如吾友願一求之羣聖人
之經以端其本而參之以孟荀揚韓之書以博其趣

又翼之以周程張邵朱陸諸儒先之論以安其歸涵
養益密識察益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大義理之真
形之歌詠自然適天性情之正矣切不可就彼今人
以日淪於滄下而莫之救也爾不肖日勉之而未至
輒復進之吾友吾友以為如何肯潛伏空山安貧味
道畏影收聲兩游之期渺其未卜而吾友又方飽擊
人門未能以足赴日相望甚遠暑溽萬萬自厚

荅金華宋景濂書

承問尺法老懶不能多記姑即其所有以荅來意蓋
自宋徽廟製大晟樂時禮官用大禹聲律身度之說
請以天子中指為寸於是所製器服悉取之以為長
短廣袤之節當時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陽文公編類

家禮於深衣製度條明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漢揚氏又引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似亦準之指尺矣至於造木主條謂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溫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者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書已不能歸一况諸家互有同異者予不肖往在禮院時因更造時饗祭器嘗與議斯事而及於尺法院之老吏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檢索得之其製作極工然校之周尺者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以為玉尺歷代能傳蓋久尤有據依遂準用

玉尺定下其議乃若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尺法非有聲徒高下之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有庶有據依吾友以為何如抑吾黨之學體驗擴充其事固不止是翰蓋自察識以進於光大之域此則拙者區區之望也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四

記

重修省府記

迺至元二十六年

制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自維揚徙治錢塘統有
兩浙江東而以淮東西分隸河南明年始營宋秘書
省故地其制視都省稍降殺焉於後福建者罷全閩
八州亦併來屬地蓋益廣山區海聚民伍兵屯奉賦
租受要約者衆以數百萬計出號施令風動雷行東
南半壁藩維晏然朝廷常選重臣以臨淮之柄任專
則其體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禮制宜特異臺門設
樹平津閣閣所以辨堂廉而示等威者其品式昭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四

記

重修省府記

迺至元二十六年

制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自維揚徙治錢塘統有
兩浙江東而以淮東西分隸河南明年始營宋秘書
省故地其制視都省稍降殺焉於後福建者罷全閩
八州亦併來屬地蓋益廣山區海聚民伍兵屯奉賦
租受要約者衆以數百萬計出號施令風動雷行東
南半壁藩維晏然朝廷常選重臣以臨淮之柄任專
則其體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禮制宜特異臺門設
樹平津閣閣所以辨堂廉而示等威者其品式昭

具矣然自考成以來迄今至順壬申之歲四十三年
矣興壞補弊猶有待乎其人何哉宰臣若曰吾為
天子專制方面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權綱收繫有翼
有嚴其命幕僚相時蠹敗完舊歸新無陋無奢中茲
度程廼出繕于府徵材于市工用官備役用農隙昉
自堂廷達于門闔易剝敝為堅良化闌茸為麗密塔
城瑩淨壘獲鮮新觚稜藻井動采文輝表漢廷之黃
閣映中天之紫垣先是壘石北墉象乎列岳歲久摧
塌增崇加表鍊立篤際秀出林麓百司之長庶府之
屬奔走承命於其左右者咸改視易聽以為士大夫
之治於其官猶人之修于其身也身修則心正而物
正官治則事理而民安德則觀諸其身改則視諸其

官然則一省署之修舉而元僚學掾之素蘊里見於
斯推其洒掃廷內之心豈不欲澄清天下而無一物
之不得其所思夫垣墉樸斲之勤又豈不欲佐宣廟
謨保乂

皇家而致篤恭治平之效觀隅知空間樂知德信斯
言哉左右司都事袁某實量其役宣刀維多屬茲儻
功宜著成美爰考春秋之義式昭棠樹之恩官僚氏
名列諸下方其歲冬十二月既望謹記

勅賜天妃廟新祭器記

海神之肯祀曰天妃天妃有事於海者之司命也其
別廟在吳城西北陬蓋漕運都府治吳專領海漕歲
運東南之粟三百萬石實京師常以春三月夏五月

上旬之吉開搗劉家港乘便風不兼旬達直沽口舟
將發臨遣省臣率漕府官寮以一元大武致
天子安祀之命薦于天妃得吉卜而後行精神矜矍
如父母之顧復其子無少爽也至順二年歲在辛未
行者左丞買住公嘗董漕事將祀之夕會平章政事
易釋董阿公入覲道吳因請公蒞薦裸翼日公齋沐
入廟跪奠惟寅韻見尊尊遵豆踐列參差唱然歎曰
國家敬恭明神潔謁器幣之意豈若是耶乃五月某
甲子
上御興聖宮公奏事次請更造天妃廟祭器如式以
昭神貺有 旨即賜交趾所貢黃金飲醜承舟各二
又內出白金五錠為二百五十兩 勅公董成凡器

藉置廟中備常薦六月辛未公奏金還吳具宣
恩旨漕府官僚望闕揖謝已發公帑所儲比年賜金
五十兩總之為三百兩白飭金工準上供新制為祭
器品十二香奩香奩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
匱而藏之平江府庫祭則出而陳之其籍則繫之漕
府而且稽其出納焉漕臣曰惟古神聖制器尚象而
祭為九重致明誠造氣臭用其所貴非徒物也天妃
之祀列在中祠垂五十年雖祭有常儀而器不稱物
猶有待於大臣之論奏
皇上之垂仁然後教周而禮備使不文之金石其何
以彰
君賜格袖休臣實甚懼迺來請辭臣其昔待罪禮廷

竊嘗與閻明德郵祀之義乃執筆書之俾後有考其諸器教具列下方

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 代人作

三皇廟祀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即古所謂三皇者三皇開天立極之功千萬世帝王所由宗而歷代未有祠之自我

聖朝始夫既始祠之而其尸祝之事乃獨託之醫家者流所以神三皇之道以興物前用

累聖稽古教民之意微矣至矣今徧天下郡邑咸立廟建學百師有生而全寧路獨闕全寧為駙馬都尉魯王分邑延祐四年魯國大長公主以帝姊居藩首捐湯沐之資作新廟于大永慶寺之東

陛楯豐崇像圖煥儼春秋薦事牲碩酒清禮典斯應神亦寧止於是 公主授使者命屬太史其記其成後不得辭竊嘗考之三聖人而知夫道在天地間微顯闡幽固各有攸當而洪纖高下其歸一致交義身察陰陽六氣以有四時水火升降之象神農辨草木色腥而審其燥寒平毒畏惡之性者本草立方書對察和齊效利天下黃帝坐明堂觀八極察氣推運作內經以命臣色脉方餌三皇之書大抵以醫傳其書傳則其道神雖以醫家者流尸其廟事未為不嚴且尊也然今郡國之制豈無他祠而 公主顧獨汲汲焉而不敢以為後是其心豈不欲弘推斯道上以壽吾

居吾

國中以壽吾 戚藩而下以壽吾民乎嗚呼此麟趾
駟虞之化而肅雍之德之成者也其雖不敏敢誦所
聞以復使者之命而且以為記

見初亭記

國子博士劉先生眉人而葬其先府君宣之南陵南
陵先生仁國也始府君去蜀亂東下寓琴書鄂渚曰
是於東西行道實徑事定吾其返子暨十年風氣肇
開九域大同則里墟井陘埽無適主蓋題其授弟子
之齋曰遂初而府君之志孤矣其後先生即任府君
以耆壽左右就 御至南陵六年卒上距生之日五
百廿甲子年不滿其德猶為歎哉先生既卜黃塘之

窀惟吉又作見初亭墓道之傍歲時瞻省攬物興悲
如始喪時先生之篤於親猶府君之篤於眉也至治
元年曾辱與先生為客謂曾曰吾父之名齋而吾之
筆於子焉曾不敢以無陋辭則復于先生曰山川之
流峙草木之芟滋地之形也然而第蒿莖之高澗汝
漢之深而求終南九嶷之植以與之並則峴然者皆
山漱然者皆水蒼然者吾知其草木而已指與圖
而問神州臨河洛而思禹功彼其地氣之有闔有闢
非吾人心之有應有感者乎故繇宣游眉其里逾數
千而遠以子繼禰其世纔一易而近方府君少而占
籍于蜀不自意老而憩息于吳于楚也素親戚墳墓

于眉而去之不自意復體魄于宣之土也宇宙之初
一天之運父子之初一人之身可知者天而不可知
者人則子孫數傳之後樂安重遷知誠宣人而已安
知眉為西南大州也哉今反壞始樹而已亭已宇則
詩書手澤之存俎豆聲容之接蓋洋乎青神我眉之
在睫而一泉一石之秀潤一葩一卉之芳縟皆其見
似聞名而心日瞿者地氣之虧既魂氣之冥漠
有不得以聞之矣然子聞風俗之成常繫乎其人古
所謂鄉先生者而教于閭塾沒而祭於里社殆其人
歟蘇長公稱吾州有近古之俗三今未知其能然與
否也府君蜀之君子其辟咄之所詔趨庭之所教先
生得之宜詳則夫近古者三將自一家而刑于鄉國

仁興讓舉民皆力作易治而更以優游無事吾為南
陵幸之矣府君之欲遂其初先生之能見其初果不
在茲乎先生之子鑄膏從貴國子學今以進士上第
授官侍先生南歸故貫以是諗之先生而并語之若
天府君之世業行治與卒葬之歲月則表墓者當備
載之而記者不必具焉七月六日丁丑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城郭以域民凡而高城深隍以灌以封欲其居無隍
患有固也天民所瞻憑以興財致用者在是則城隍
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承報於無已若古佳
國始造縣鄙建其神位以制其牲幣尚門行戶寔之
私坊庸表嘏之微可得而儷其式哉常治毗陵畫江

界山方地千里統郡縣四在湖以西為大府矣當
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不下火及城中官守民
廬蕩為烟埃獨城隍神祠直金斗門之西汽無寸爨
尺捐之損或曰斯城斯隍非不高且深也旋鉞一奮
而十數萬生口不能恃以安同神將無青爾乎然命
之或去或否視其順昌而逆亡則斯神之靈蓋歟乎
其不誣也於是延祐五年去燬城之歲餘四十年所
祠之存者瓦漂棟敗階墜捐折而總管府知事廣陵
趙君琦適至慨然曰茲吾所庇地大而物殷凡以逆
雨寧早消沴殫疵者舍神弗宗則誰其毅我祠以揭
度而可後乎迺請于其長議以克合方練辰程物屬
徒庀工而動禮興義之士咸來薦力未暑而廟成育

象孔儀祭品維旅廣簋宗阿丹塗土白盛修亘麗密不
節不豐仍歲比境或以饑告而環常四野熙焉樂郊
民之怡神如巨防之有蔽而魏障之有屏謂庶萬悽
愴必求諸其類者豈不信哉又二年而君以代赴調
京師過予曰石謹具子為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
之封也俗故秉慤而好讓今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
者之子若宗乎保聚教訓胥及三紀

上之涵育神之瘡休有引有翼其不滋衍以碩乎君
之職司坐幕府治文書而已宣其餘智新美是祠俾
民康共而繼今黍牲潔齊來娛神保顧瞻廷宇洒掃
弗亟有不興其甘棠勿剪之思乎是皆吾記不得而
略者也君清栗有猷今進階從仕郎為穿山塲鹽司

今惜其將老而勿究於用使其得改而施設焉可以
觀其事神治人先後之直矣至治二年六月廿八日
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鶴山庵記

異時吾鄉頭家聞族相望而敬宗仁親之義如一日
焉自廟祭寢薦外春秋洒掃塋域登其餘餽合醮以
樂有長之序無貴之等蓋其率禮成教者在是
而今去之纔數十年則以吾戴弁纓履之身而委其
先於馬醫夏畦之倫者有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然則長者之舊聞闕之而不傳不亦可慨乎哉
至治二年予官京師鄉之友唐君楷字公則使以狀
來諭曰楷之先君登仕府君藏室在鶴山下山距吾

家數里凡室於山之麓者唯吾姓為大堯岑竇谷湛
泉秀樾所以挾露神閔披發竒采若頡自効於斯
故嘗腋山為庵廬歲久敝撓楷既撤而新之會吾子
徵解衢州明正書院山長歸復即其後構重屋四楹
中以寓府君之祠而兩楹以列羣從之主祭則咸薦
其脩徹則旅奠而酬禮昭與昭齒穆與穆蓋今吾仰
府君於群從之上不猶有矣乎廬為先君作也夫自
其昵以及其遠反其始以厚其本吾之常尊固有似
在矣矧各宗其宗傳之於古而合于其著之楷將有
饒焉嗟乎非禮之祀鬼神弗歆先王制為廟寢之式
尊簋之數奢不以僭儉不以陋故禮者履此者也是
雖墓祭無文而塋室有典後世或因而致祠以歲時

序齒逮賤際之敬宗仁親之義猶為變之正者公則
年多於子其有間於長者亦若是否乎子方悲顯家
閭族之不能以皆傳而遽喜唐氏子孫之足述乃辭
以告鄉之父兄子弟其有興乎明年二月十又九日
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道清堂記

人有千金之蓄必留遺其子孫以父子祖孫主於恩
而義有弗恆也然而不旋踵移踵而問之則已與袖
中之藏簡併失之矣親之愛之何嘗不欲其貴且富
哉顧吾有重於千金輕於鴻毛無所待而長存無所
恃而不減一言之訓貽之數十世豈昭乎寶龜之足
以昭明而即命是可忽忘之耶真之馬氏父子再從

宦於南子不識其父而識其子叔敬與之交信其所
受之正矣始其父卒潭府推官顧言曰吾以一清道
爾子孫吾以為豐爾毋以為嗇也及叔敬免喪有仕
資揭道清扁所居堂上以承諸其先下以詔諸其後
之是意也豈以一言易千金哉它日叔敬過子寅軒
請發其義予無以解焉子聞舉其所有持以予人謂
之道而道必有其物矣投挑之腴不薄於報瓊與帶
之華不滋於獻紵故有所遺者其道淺無所遺者其
道隆昔子之先君子推其所蓄以悉敷遺于子而子
又能執業奉持以保有所遺如臨冰玉如飲沈澗不
泥滓以起穢也不翕訛以為災也不疏宕以取容也
不窒塞以廢摧也淵然隆穆之天洋乎陟降之地人

后不足我則有餘彼韋揚氏之在西都皆知所以愛
其子孫皆知所以遺其子孫矣然丞相之宗不歸于
太尉之箚論者謂大烏覆墳有聞屢祥而不知經義
有限心德無窮方其遺之、初因已卜之於此而言
子張欲知十世之間夫子蓋以百世可知者答之嗚
呼以子觀於馬氏夫豈曰遺之一言而止也叔敬五
先弟誦頌並奮而叔敬尤有能名今以吉府照磨官
辟掾江西康訪使者之幕壘英騰茂其在斯乎

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為錦江橫貫州東
下注章水州之郭郭如環缺中分而廛閭衢巷夾其
兩涯民旅族居而錯行者恃橋為命橋一日不葺則

徒輿斂迹公私交瘡雖官調水夫刺小舟待濟墮一
羽於深淵若將委之因涉者之思利而知天郡政之
大莫先於橋功矣昔橋未建聯艦繫管直州治為浮
梁隨波降升然僅以歲月計成毀宋淳祐壬子樞
密院編修官鄭公守郡始相方直橋壑巖架虛既成
九年而一毀、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之成三年再
毀下逮至大己酉總管蒲公作鎮時閱歲三十六而
橋役大興役大故功鉅衆方期之以久會泰定三年
五月癸丑雨水暴至勢怒衝決明日壞北堤橋岌
不能支又明日雨止頽缺參伍之一而絕岸奔流
浩渺數十尺行者躑躅居者顧慮徒自畫焉莫司莫
續其年十月中大夫太原傅公適以麾節淮郡進父

老庭中曰吏役於民我謂郡政爾謂民庸有先于橋
功者乎衆謝曰吾所欲也而未敢以累公於是長載
謀協寮案式從封內之人輸財薦力如趨父任公復
求得常承蒲公橋事而幹敏有操略者李榮等七人
使主其出納命郡錄事陳德敬總其凡以屬後賦功
自經始至成公日來勸相工忘其勞不屬咸飭諭曰
吾窮譽墜窟室而振治之不遺後夏利勝計哉蓋北
堤當水衝舊中宮土震外傳以石水朝夕灌漱客土
銷址則無恃今索石增厚至十數重孰度撻之其表
七十五尺其廣百二十尺上覆屋為搗間七以補
廢還故又謂南墩東西削方水與石闢石不勝則反
手磔裂宜易博為銳逆水入之以殺其悍諸梁木之

之弱且撓者甃石之破且泐者咸除撤焉理擇於堅
密不苟不媮厥既偉功別樹兩柵分為三達節東西
行者不得方軌正駕以撼震致害所為長慮遠引無
贖算矣自鄭公畫橋議至於今成者三毀者三近或
三四年八九年遠至二三十年寧曠歲餘時以俟夫
守長之仁且惠者出新智開永圖然謀人不同豈
仁且惠自三數公外舉無稱哉蓋事時艱儉有當為
而辭於為有能為而不逮於為者雖仁且惠徵諸一
橋作輟之間固莫之盡也大抵人才之著見因於所
遇而無求必取贏之心焉向使瑞有是橋一成不毀
則之三數公之所就于彼而不于此吾將不得而訊
之况得而頌之于傳公名顏字顏卿歷佐部寺參掌

留鑰上京以善文法致譽于時出佩二千石印綬典
領方州曾未期月宜人之政灼灼可道惟茲橋功在
公為細而公之所志若謂成法不傳將復何觀書來
請記其迹予嘗忝公同朝不得辭則復于公曰日昃
之患易見水潦之害易知而隱於不睹沒於未形限
於不自達為難悉也今公發政之初不迂橋事以興
是役所以自任乎父母師帥之重而未盡其心者可
樂見於茲四封匪異千里惟同顧吾之職得以弛置
閭塞有大於一橋者乎公患不聞斯行之矣然則
護橋功於細德豈誠知公哉橋舊即江以名而今榜
仁濟 昭獻元聖皇后所錫命是役也廉鈔一
千二百八十五定役工至某萬某千某百某十明年

十又一月辛未考成始終橋議者郡監牧佐掾縣令
長及州之義民皆署名氏如左考成之月其日壬午
謹記

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凡郡制為醫建學因於三皇氏之言而師王講肆則
有堂有齋豫章望江右膏臨省憲治所學宜大且完
矣然自始作宅土曠遠藏息無所於佩之遊反若不
能充視他州者廬陵謝縉翁教授其學之明年惠民
藥局燬又明年有司將修故事肅政廉訪司照磨官
程君介縉翁請於行者曰學者有堂子立樊牆中視
融回祿猶不我相而珍穢之教道遂何所容寄哉今
願以藥市餘地作新公署而講筵齋館之當脩者併

以序為使夫來學之徒取其安近易其回遠而因以
興其趨善樂業之心焉豈曰使私我一人而已中奉
大夫參知政事章懷常公聞言而喜以為職思其憂
類當如是即以圖昇府若縣出官帑資其成役厥既
僊功堂庭中敞齋室翼舒明遠寬爽不亢不卑鼓篋
遊歌至者咸飭縉翁以余雅尚斯文乞辭鐫石龕置
壁間以示方來余則復之曰子以教道臨諸生亦有
事焉否也夫所謂事上而施教下而承學有經以為
準的有志以為鏃羽而不求諸其道顧獨護諸其器
於事乎何有蓋今所傳醫經世謂出黃帝岐伯吾不
知其與五三載籍孰先孰後矣然其論陽明陰濁之
候剛躁柔緩之應推以切脉察理而證之藥石鍼砭

宜無一不合乎易爻之動靜禮樂之進反雖混其名
於九流之中而其實則有道焉昔余竊讀其書見其
艱辭密義併苞聯絡巨細畢備而佐大傳註纂述之
家反更蔓延其說以自迷其源自塞其途卒之執液
齋假攻熨為戕毒人之具者彼豈出於攸心思行哉
由講之而不詳擇之而不慎故耳今章懷公不厭薄
乎茲事幸為署居以蔭庠吾子而吾子又能根本魯
鄒之學藻績倉扁之術以幸濟夫私淑艾之心則為
是豫章之學者日受規矩耳接聲律莫不歡欣踴躍
底至於道成教象於一邦流垂問於京國吾將於子
而計其效焉雖章懷公所以期厲吾子者亦未必不
在乎此子尚勉諸縉翁拜手謝曰余敢不服子之儀

歲然謂子之卒書之也余曰諾遂書之泰定四年歲次丁卯冬十月朔日乙未記

雲從山崇真觀記

介豫章江山間多古神仙窟宅而許旌陽之迹最顯著旌陽晉人晚得道以靈劍殲逐蛟壘輯寧吾民遂陰役鬼工鑄鐵柱置郢牙城南鉤銷地脉使永無害今鐵柱延真宮是其處也地勝故法降而其徒亦滋以盛宮有華隱堂真靜大師楊君湛然實君之嗣其法者周君克恭尤修行成信既謝提點官事則謀相宅別營真館得琉璃門外充爽之墟考筮惟吉崇基傑構堅密邃嚴若化若溥而殿庭藏室廣庶高閣象乎明靈之都矣甫就功會立都大宗師張公代祀

名山為著額崇真觀嘗請祀籍即命揚周之徒是承是主以毋易世逮宗示有先也初父老言茲地故為雲從山旌陽未升且時蓋高梁爐丹竈焉至今字其山而未有著其跡者孰儲精凝神則未必不在乎是是周君雖名作新其於志古有合乎哉揚周君先後化去繼以吾君德新而道紀壹成又繼以徐君希真而觀制無一不具吳希君皆嘗專席延真退隱是觀遊恬入道如執左券以相昇授亦稱夫垂德之多賢而崇真之有述矣自元元廿二年其歲而成始興觀役逮今至一歲歷載四十而凡聚族於斯撫息有容饗飧有繼程松重堂加圓合祀徑幽林蔚屏却氛塋步跬城闔侔乎嘉遊方徐君耆年厭事而雅欲余

叙次本末既重為其辭則介余故人子王漸以詩曰
昔吾先師規作別館以祠旌陽不自意雲從道址之
偶于其上諒哉仙者之靈也然吾猶及見吾師樹立
之勤而底法之不易使更數傳則委之不知孰明其
源此吾願記於石而有祈於後之意吾今且以祈吾
子矣余曰子之道宜傳異區取必於吾迺入閭著書
上下篇摠五千言者子之教蓋本是本之如何曰虛
無曰清淨曰慈儉曰柔弱無餘智焉彼其初欲人深
自齋緘以全其生而至於寂感之機不離動靜則固
神矣故矣然所謂靜其若存者既足以損其宗素
其後而况旌陽之靈超遠乎九清玄覽乎八虛顧雲
從鼎竈之迹而時一下之有相斯祐尚肯薄其鄉道

其世哉曩余幸承泰運辰來之澤周旋主璧牲幣間
頌歌端應歸懷黃老之日蓋久而徐居不鄙托記故
執筆為辭其上以昭聖人在宥之仁其下以開方來
纂緒之重然則因余辭而觀之名以聞與夫因是觀
而余之辭併以弗墜其有憑乎其無有憑乎余亦不知其
至也嗚呼天下之事要于所終凡若是而已寧足觀
哉寧足觀哉

采衣堂記

古者童子之節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組迨其加冠猶
服采衣采者染夏為五采而朱黃青玄纁為其等焉
然則將責以成人之德衣用緇布飾用朱錦示一文
一質之義也故自人生既壯而始免於父母之懷其

欲養之心幸而可遂然俾耆俛壽有得有不得焉則以稱錦之身惜桑榆之景春韞升堂陳饋羞者凡可以極吾之歡欣者無不為已昔之人百老萊子者楚人也蓋年七十而其親猶在養恐然懼無以悅其心廼修其童子之服而習夫童子之戲五采爛斑嬉嬉於前庭其朝夕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顏而以慰滿吾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談者誇之至於今如一日也然則情之不能自己者以其出於吾性而人莫能增益乎其間故耳余嘗豫章有李生者為余言豐城古大縣也今為州江以清蓋其里人初有司上其刀筆之勞得被省檄為筦庫吏念其母之岳白幸其身之猶強不忍頃刻去左右故棄升斗之祿以專致夫

菽水之歡今十有四寒暑矣親年日益高子職日益修於是題其奉親之堂曰采衣堂而言則諗於人曰吾無老萊氏之德而有老萊氏之心世之君子其有以亮吾心否也余聞而為之助喜焉夫老萊子之事楚人載之高士傳中則同臂矣然其所以為孝其迹不越乎是則服童子之服心童子之心以其能全性中之仁義而無待於其外非曾子之養志殆未能以偶之也然則老萊子者其學曾子者歟若江君者又豈非學老萊子者余故曰示一文一質之義者由乎其外而全性中之仁義出乎其內者也余不識江君而樂為之言者以其義有足言者故不能已於言云耳

玉隆萬壽宮興修記

郭景純與許旌陽同時嘗為旌陽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陽曰逍遙山者居焉後於其地拔宅升真即建游帷觀改玉隆為壽宮游帷者昔旌陽上升時嘗飄墮錦帷其處名之即以其實也玉隆者度人經三十二天號有太釋玉隆騰勝天請是宮為群帝所館安知玉隆騰勝不在斯乎實之欲以其名也觀肇興於晉而盛於唐尤莫盛於宋：祀將四百而是宮之營繕見於紀載者二大中祥符之締構其力出於郡人光祿寺丞胡公仲容而王真公實記之政和丙申之恢拓其費出於僚省之官錢其圖準西京崇福之舊制於是內出玉冊遣即臣加上尊號又詔侍從升朝官

為提舉宮事其祠秩之次浸比隆於嶽鎮矣然則祀隆而宮盛非以昭應之受書玉清之定鼎適會乎其時哉至元丙子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於禮部玉隆與居其一故凡主是宮率被受璽書如令至治元年臨川朱君思本實嗣居其席始至見十一大曜十一真居殿祖師祠堂摧剝弗治位置非據謀將改為則以狀請于 教主嗣漢天師會方教大宗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倡首而施者稍集掄材庀工有其具矣蓋宮制二殿中峙廂序參列于前而分畫其中以左右拱翼迤相藏室之北撤故構新作別殿六楹東以奉十一曜真形之像西以奉吳黃十一真居之像夾輔面背各有攸尊

亦既無紊於禮又即十一真殿舊址築重屋一區上
為青玄閣下為祠凡自唐以來嘗有所施與宮主興
造之官寮以及歷代往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績者
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衆焚誦歲時崇善薦饗視
子孫受脩之意無弗逮焉經始於泰定二年之八月
閱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過余請記余與君有雅故知
其獻為敏裕而信其成此不難也然余聞鬼神之交
古有其道而若受明祈永則固帝王一心運量之所
致民無與焉降泰及漢禮壞樂崩黃老最先出一時
怪迂之士乘其淫昏勸之以祈禱攘却之方大抵末
矣然而曰宮曰觀猶不過踵夫壽宮文門極陽聖廟
之迹而更斥大之壇席文鐫黼黻極盛人以為宜然

耳嗚呼其去黃老為治之本何其遠哉古者明於神
事必皆精爽不貳聰明齊肅之民而今之為道士法
者抑豈其徒歟不然所謂重黎氏之道消而果能勝
夫宗祝之任者歟旌陽晉人是嘗有德於吳楚之民
及其功崇行成超然上征而山川炳靈尚竈斯在今
雖去之千載霓旌羽蓋猶時臨睨乎故鄉則夫騷群
帝之御扶飛仙以遨遊不即於是而矣即哉十一大
曜天神也十一仙真神人也吾無聞然矣乃若列主
於祠而享有蒸嘗之奉者又安知不出於八百地仙
之籍也哉雖然精爽不貳必朱君而後足以當之自
始有宮迄今何啻千年營繕之功不一而獨祥符政
和得傳以其有記故也然則朱君之為是役靖用章

灼如是欲不記得乎無其時而有其人天下之事烏不可哉朱君字本初受道於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具人苞直兩京最久學有源委嘗著輿地圖二卷刊石于上清之三華院云

建德縣修學記

建德縣在其府附庸縣耳然制宜有學治門之東舊學在焉比數十年嘗屢名繕治而但取苟完無慮經久今令尹襄陽張侯永堅至以故事展禮于先聖先師見其壞梁椽椳毀塗缺甍盡然曰學為風教之首收之治否當繫於斯吾且圖之而未可以旬月計也則以禮致知經之士豫章范介而進子弟教肆其中使知興學之端蓋在是矣既明年獄訟漸稀期會少

紓侯度其勝可以集事乃輟倉錢市材鳩工率先凡役而民吏樂義咸相成之撤舊即新為弦誦之齋六楹間殿室堂序門闔庖廩上棟下宇除道周垣塗墍聖籟內外整飾經畫纖悉出侯心計堅緻綿密防於私宇起手至順元年庶子之春及秋而上告訖功耕農暇天見庠校之煥徹而不見膏調之及已則驚嗟歎異以為吾儕小人服勞于官匪且則尊舍庭署之華則老佛之崇而已耳今吾侯不彼之務而惟是之先無材童之徵求無藝鼓之發召而續用如是吾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吾侯其當之乎於是學之生師請里士武昌路儒學教授馬泰之具為書介其猶子瑩走鄰郡浦陽山中乞余文顯刻貞石比諸角弓之詠

余曰今大縣戶五六萬中縣戶一二萬而贏以今揆
古今之縣古之鄉遂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
有序國有學自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其屬民皆有教
治政令其考德糾過皆有勸戒故閭側左右塾之出
入受教者即其視養於庠而進射於序者也曰賢曰
能則鄉遂大夫以禮而賓興之者也曰有道曰有德
則大司樂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者也州鄉之考察
其法詳司徒之升選其制嚴學校自閭井而興閭井
因學校而睦幼之為小學壯之為大學內之為國學
外之為鄉學鄉更教於鄉師保教於國無一學不厚
於民無一民不麗於學其先後有序其終始相成蓋
如此夫以鄉遂之所容裂之為二十五黨二十五庠

又總之為一序周之鄉學既盛矣乎然視今縣戶五
六萬與一二萬而贏大約地雖不踰而其民亦倍蓰
於古而不啻矣則學宜益廣教宜益修政治宜益軼
古人乃至一學之僅存或倚席而不講其故何哉蓋
古人之於學如堂室如食飲朝夕處焉饑渴須焉而
今之最盛者不過務講誦課文辭而已耳其餘則視
若亭傳或月一再至或春秋餼已即去講誦文辭雖
不足觀夫德行道藝之成而涵濡磨礱其具固亦資
始於是矣若張侯之於建德必先之以使民知學然
後拾其廢敗徐起而完蓋之工不踰時役不踰民而
祀饗之庭生師之廬巍然植之揆夫鄉遂之制無或
過者然則侯之執民於禮而納民於善固推天易直

子諒之心而成是孝弟順慈之化吾見百里之間薰
然建學立師之效豈徒曰務講誦課文辭而已也昔
魯僖公能修泮宮國人頌之蓋觀其旂而欲無大無
小以從之于邁見其馬則以為韞色韞笑而匪怒伊
教鄭至昭公衰亂極矣城闕之挑達子衿之不來國
人實重刺之一庠校之廢舉繫夫政令之得失亦觀
乎其時哉今

聖神在上尊經右儒收召耆碩詩書禮樂之教蓋泮
手罄宇之內矣而張侯之興學教士適當斯時子貢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尚論其
世而取為五百石令長措法其將有取於斯文豈以
余書為可廢哉其歲久十又一月丁丑朔越五日

南台記

永嘉縣新學記

温州治永嘉今永嘉為上縣而温州為大府矣府有
學縣亦有學猶黨庠序之異名而同以化民成俗
為義也永嘉舊學在府城東陝壘蓋山下延祐甲寅
燬明年令何居玉作禮殿又三年令王君貞作門廡
講堂基構粗立而堅茨塗堊未底厥功越十四年為
至順辛未令趙君搭納字敬升繼至諭于衆曰縣官
有民庶而能教則由教以之道而學其器也聖師臨
之吾敢不飭於是擇日授圖簡材庀物士屬其氣工
售其巧凡新作弦誦之齋十六楹閱而自殿及堂門
闔意瑣之當縣師者庭雷陞祀之當加冕者歲方度

以致其工像繪合章搏俎應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
族庖計廩位真左右觸目且美不陋不奢既釋奠告
成居復諗曰凡茲學功有賢府侯以為之筦蓋有縣
長貳以為之鐘呂故吾得上下受畫以敦事於其間
今庠舍苟完遊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則學豈徒器而
已乎迺使來請文表示學者蓋古者學必有先聖先
師之祀自始入學而皮弁祭菜學入官而宵雅肄三
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礫遷革卒要其成者猶有
待於禮籍樂治之功則示之以敬道而責之以為治
固必有其人焉耳禮五百家之黨萬二千五百家之
遂有民斯有學在黨曰庠有黨正以誨教治在遂曰
序有遂大夫以明有功正歲之屬民請法所請者三

物之法也三歲之師吏興能所興者三物之能也屬
之師之其人則正與大夫其事則學與教焉而已政
何適而非教何適而非道士生斯時見大節踐大
義出閭詩禮之訓入謹仁讓之習樂其事勸其功人
人有尊君親上之心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仕之事
即未仕之志亦各有其職焉惟不以政自為政教自
為教則興學以範民無非道器之所寓舍器而論道
是謂誣道吾不謂之道矣趙君學古知方篤於自修
其為永嘉甫期月耳民既樂生士亦趨業君不以為
泰而獨汲汲焉惟學之為務又欲徵吾言以申警之
然則世之尚觀美侈名譽者以為儒者例不知政何
其謬耶洋宮既作而魯侯之德以明鄉校不毀而子

產之仁益信吾稔於趙君而濫於辭豈知言哉是後也縣教諭信安沈元鼎嘗終始宣勞法直牽聯得書之之所以嘉善而勸來壹是春秋之義也至順三年其歲壬申春二月甲子記

退藏山居記

仲和寓屋城中而題其齋退藏山居或者疑其近誣余曰是則仲和之志也於是仲和將老著山林樂閒曠寧獨無是心哉顧其力有所未暇而因以著其志焉者實也其又何疑且居水者未必知水居山者未必知山彼宵然深岬然高者非水與山也及其內外之分既定榮辱之變俱忘則寤寐食息之間見夫烟霞之卷舒雲日之吐吞凡其日接於吾前者皆足以樂吾之

有而不能以病吾之同則居水而知水居山而知山以其志之存乎是而不暇乎其它也今仲和釋鞅乎聲利子奪之塗解膠乎覺夢是非之囿方且銷為無所聞於世則夫慨想林巒瞻巖壑結叢桂以行招緬幽蘭而延游雖不必踐苔蔭樹采榮攬秀而威鳳之高翔已與夫雞蟲之得失遼乎邈哉彼見仲和混於流俗之中而不知其中之自致乎道固未嘗不充然得而適然樂也仲和得之蒙莊氏蒙莊氏得之周藏史其息深其智昏所謂遊方之外鳥乎退而亦鳥乎藏然則余尚未能知仲和之志况或人哉

鎮江路錄事司題名記

鎮江古丹陽郡岸江為城以地望為鉅藩以戶版為
下路故亦得置錄事司署長貳員三統治城闔職務
繁簡豈與他司並哉然以厘間之土無根著之民
上承大府之供億下徇窟客之迎將窮日力億精神
而為之猶不免乎譙讓凡署是官如被重痼敲然無
復施張逸豫之意矣至順二年名進士護都步丁字
成之初並來為其長曰吾百土有民百政百教是豈
不可以終致之哉於是事為之制而其治必本於民
情未再專職修事舉向之譙讓胥為受敬成之亦自
以其得之於人者得之於心迺大飾署居冒石求前
任人名氏將序而刻之因寓公汾亭石君來取文以
冠其端予曰官有署有題名以著代也其法出於

國譎人表書其拜罷而人之善惡自不可掩蓋燻乎
史氏之法之遺矣鎮江之有錄事司錄事司之有長
貳員自建官來餘五十年往過來績莫啻百十治迹
所存究其未泯然則索照於鑿考輒於車一從一改
皆吾師法之所在而可以弗思矣乎非成之強學
敏識莫足以語此予故得而具識之至順四年其歲
癸酉冬十月庚午記

甫里書院記

學者嘗謂聖人苟其言自孔氏則天下後世取而法
之矣論語載言歷叙羣聖人之道而繫以三仁八士
逸民師摯之倫謂夷齊仲逸張惠士連彼七民者同
於潔身厲行雖不能依乎中庸槩而之道同一世之

高士哉不得中行而得狂狷哉其過甚以勉其不及
是亦聖人之徒已後乎孟軻論夷清惠和之風而卒
歸諸孔子仕止久遠之時觀乎聖人則知賢人足以
證天揚雄氏之言之正矣唐有甫里先生吳人也隱
居求志擇乎仁義道德之塗而以蟬蛻汙濁為樂觀
其自憐有賦慨敢諫諫之不陳進喜旌之不理而平
津閣之不達其人身隱言放自請於耕釣之中異乎
鳳兮之歌而庶幾簞瓢之樂則進而蓋諸七民之列
聖人不沒歸斯受之矣而况立祠為饗闈館遊歌資
於嗣系之良而成於守牧之賢於以彰熙代文治之
盛問郡國興化之美迺若先生非所謂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歟先生陸氏諱龜蒙字魯望始居臨頓

而避地松江南亭甫里故有祠環而居之皆其族
姓雖譜佚莫攷而證諸祀典尚不為無據裔孫德原
服膺儒業竊嘗有志於拉淑之事中歲出其餘力建
學立師教里中子弟規制粗立間復自念吾姓居吳
歷代有聞而自吳縣男德明以文學顯太宗時文通
先生淳光明啖趙氏春秋之學下逮先生高不仕之
節成獨善之名百世雖遠聞者興起因其禱祠之所
在而併築宮以修先聖先師之祀豈不益為可久總
管趙俊鳳儀閣而題之為移庶訪使者按實上之行
省次達于中書而禮部集賢院國子監咸請著甫里
書院之額即署德厚為其山長侯既受署滿且代矣
而猶篤不能忘益治其富具而未具者於是燕居有

殿妥侑有祠會講有堂遊息有齋翼有門序宿有次
舍雖庖廩園囿之微莫不完飭割私田以供菜蔬稍
食凡四頃有時又將束筴幣聘經師開來學而勸獎
作興之功出今摠管錢俟光弼為多俟曰是不可以
無述也迺請子文刻石永久謹按先生天后朝宰相
元方七世孫探研六籍窺見真義而尤邃於春秋得
文通所纂書伏誦而深求之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
而已蓋方時叔季重傷竊枋蕩翰宣驕朝無正士之
迹野有梟獍之群先生離世獨立窮而不憚雖微命
疊加堅辭不起身之所處無非撥道之權衡而春秋
達於其用矣使當孔子之時引而置之二三子間視
游夏猶將况為大廈將頽一木莫支故寧自偶於沮

溺荷篠之儔以無蹈乎膺喬固滂之轍不然先生豈
輕世肆志者哉君昔並祠三高於松江震澤之上彼
固人物論之攸擊乃今配食先聖遵豆在筵論說在
序仰高鑽堅洋乎如在則天泝而求之以卒造乎其
闡域用則尊主而庇民不同則中清而中權先生之
道行則聖人之教立德原極邊章布閭能推所厚以
厚諸其鄉觀禮之士固已稱之然黨庠遂序之教則
有司存變而之道亦在賢守牧之嘉惠焉耳若先生
之立言制行則唐史隱逸有傳此不必著其闕於
名教而足以繫乎逸民之後者若是為記元統二
年歲陽甲戌春三月己丑朔製

洞山如存精舍記

金華張仁喪父踰再暮所以慎終而追孝者無所不
致其謹既卜兆洞山唯食又相其左為冢舍一區前
塋後寢繚以垣墉翼以庖廄門闔寔舒什器森列凡
屬廡之制畧其將命浮屠人居之而以汛掃塋域護
眎松栢之役付之間則問名于高陽許先生先生以
如存命之而為之說曰親之止事之如存焉而所以
其如存者則顧其心之思弗思何如耳仁既受而服
之又請予為辭以著之蓋仁之父諱其字輔之子嘗
得其鄉曲之論知其誠善不代斃然篤厚人也自少
失所天奉母徐居於別室力生興事一以勤嗇為本
人初不見其有為之迹而生適日裕固成於孝敬洽
於惠和者其效如此生至元庚寅卒元統乙亥得年

四十六耳輔之娶徐生子男二長護次即仁女二適
武義嚴文奎浦江吳汝霖孫男三士元士度士權孫
女二皆在幼方護仁之下是洞山之塋也嚴巖搆其
脊澗溪束其吭土潤而鮮氣融而浩墓師曰宜卜士
曰吉遂坎為玄堂而以至元三年丁丑之歲秋九月
癸丑春柩就窆又謂吾父之致養於吾祖母也未嘗
一日去左右雖今死生異矣而魂氣則無不通亦窆
其南別為窆穴以需為他日上壽之藏焉斥曰若干
畝籍之如存取其券書焚而誓之曰浮屠人之居吾
室任吾事者食焉九葺吾是室之壞者資焉雖吾之
子孫不得攘而有之以敗吾之存焉若護與仁所以
承考而慎思之者如親之存無弗謹也嗟乎孝子之

事其親生則有養矣沒則有喪矣歎手足形而旋葬之棺周於衣擲周於棺土周於擲若是而已然而厚之為易薄之為儉亦顧其所得為者而為之君子猶謂義也義之所至禮從之矣故揚王孫之欲贏葬以返其真自為則可而充虞之所謂木若美然此則盡於人心而不以儉其親之義也張氏家有百金之產其貲足以等中人而上之其善足以為子孫數世之憑依親沒而喪為之封室以錮藏之又為之家舍以居守之則夫厚其親以厚其身厚其身以厚其鄉將無所不致其謹焉厚之歸而仁之著也迺其止而不止存而實存豈曰祭之日儼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存焉耳然則如存之所以為存

求之先生命名之意斯得之矣護仁其善承之哉先
癸一月杓直丁酉其日田成太常博士柳曾文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四



柳待制文集

第五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五

記

崇福永樂寺記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江四封以水為城邗涇港瀆綺錯棊布浮屠氏之
 居間見於葭蒺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
 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
 雙揚故未有寺而有寺始宣旨際大師永真：字無相常
 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羅髮受具嘗出遊方
 過雙揚愛其融結完厚據勢不騫將求席地脩習禪
 觀里大家周氏因間生悟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之
 直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誓將興
 通塲積誠上手神與嘉應緇白之侶善其戒行間者



見者委施恐後真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迺大興土木宏啟寶坊居佛之殿演法之堂懸簾之樓藏之室若山門庫院齋廡庖廩咸以序而為凡所締構必極堅好卑鉢趨庭鐘魚答響峴然壯觀將與名藍望刹角麗而爭華矣內感謝節使皇間而起信為請於朝有旨錫寺額曰崇福永樂之寺使署甲乙流傳之令而賜真紫衣師號嘉其白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祐之七年也真寺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寧之安國閩歲謝歸云元十五年六十三示寂于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踰普修普信普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踰繼席十年而修實嗣修亦端一有為益建大閣斷木為盧舍那金身坐寶蓮

華上旁列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度置龕柶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褰閣麗且密矣初真肇基嘗掃草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後必有成吾志有人因疑而未信也今千搗萬礎雲蒸霧鬱屹為大方之家雖其輔力弘深有以致之亦由繼述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而次及於達：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力規作蘭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為吾之徒被服三衣蠲除五欲有宮居粒食之安無更繇賦租之累固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緣起記蒞摭機傳在人口周於聰聞以有文字為之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

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訓嗣孰專製作其往
請辭於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教庠迺介其宗主
天泉餘澤乞予文之于石泉與子異名同行不得辭
則為次序其言而繫之以頌：凡六章：十句頌曰
嚴：像法決於寰中如月印水如雲行空觸之則是
境：圓融北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刹相望殷其鼓鐘
其一 雙揚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葢焉叢薄孰開
精藍揭名永樂馭棟鵬奮簷牙歎攬法：毗廬門：
樓閣其二 於維永樂爰始經營以華老王為護法城
一華既發五葉同榮施道旁流百川就盈致非力致
成則天成其三 擊寶隆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
摩地是舍利光珠潛五閻耒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

酌泉望滿一器其四 際則往矣百年六傳孰引孰承
其世多賢謂是永樂雖名慧遠如一微塵攝於毫顛
即佛觀佛說法熾然其五 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
六儀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
讚頌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
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
偽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擊乎道然迹其廢興
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行隆示民情之向背
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者哉大都崇真宮提舉
道士薛君玄義子方外友也比歲退隱首溪龍虎山

中以書諭子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計是官號爵級必出於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權制歟司徒之後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架虛為棲範金為鐘寺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家亦浸湮而浸微矣為淳熙之役者思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奉定三年我自崇直南歸主僧妙善以復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

我寄迹老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倒囊楮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生善謝曰此擅越之弘願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粟布工材畢具三月壬子佛殿成其堂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成門堂齋寢各以序為莊嚴麗密耽其盛觀過者改視知薛氏之猶有餘祉也子幸以文育我一以昭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將誨為緣業則我所未暇嗟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要其尊祖扶宗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為巨故題其額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尚亦史氏舉凡之例哉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攝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闌中蓋不知興作緣起而藥師者如來之別號以是名其刹固謂衆生顛倒四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猶如瘥者獲伸唱者需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場手探方七之劑自然安隱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三燬賴其徒多才良故能踴致信施屢值屢興愈新愈盛東西行者每觀之以為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士選性玉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密曼異曩稱善士何定山上座杲日實薦材輸力院衆奮踴因相頷言殿後最鉅厥既底請迺若守制之當備吾而可護其

責於是從義傾斥衣立建法堂普潤哀輯勝皆作三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緣垣齋無庖庖輻集鱗比蹇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為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而得開度譬諸斧并鑿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轆綆不費水味益佳施者受者皆名報恩為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款門求記為次其說使歸而鏡之以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所說堂臺塔廟象馬車輿衣衾纓珞搥衆寶以嚴飾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相該權實之用為大

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玄徒
白羽隨順修行猶有行於即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
嚴像法彈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
城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即名
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為真實義哉思昔一士依
止雙檮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
善慧則吾妻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
道猶存至今緇素之倫雅宗性相之論王曇首為上
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菴在郡城西北陬
故為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買居之覺聰登持內
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圖覺即以安處施作伽
藍構殿像佛敞門通道孺彩香華既已備諸供養又

謂瞻仰吾法依於一相而流通衆妙實在契經掄材
徵工復作大華嚴閣贖書經八十一卷度真其上斷
木塗金為盧舍耶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在其
右時節大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
頌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然為象王一窟矣於是遠
近傾信稍以貨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子覺照承
志尤謹拓闢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千
間而庖福屋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
之出於其私與合之於衆得田若干畝而薰蠟茗劑
之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己能受間旁縣龍
丘有苦行人葉性空嘗涉道自在廼虛左席延而致
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滋利群生蓋其

志不以述事為已足而以弘法為已任使居善慧之
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攘袂於其間者哉予友張君
子長居通慧慧開嘗道予往游覺照淪茗看供歷談
致辭予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照
之際見世之談實相者迷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
漏之因方憫焉悲之竊喜覺照不墮形體墮業識而能
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於晚季豈不猶賢矣乎菴
蓋作始於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聰化去又
十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屬茲序績而將有
賴於吾言吾言何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五
月既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龍華寺記

吾縣所負山曰仙華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
淨房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於柴氏婦胡而緒成
於其孫善義龍華廢寺彌義請于官揭而顏之用舊
典也初里大僧師遠蚤遊諸方參禮名師卓有見解
依虎丘不傳本靈隱而不化去依淨慈斷俗而俗又
化去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已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
為卜其居之石作積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游
處遠庵居六年而寂于是義奉弘法之念不懈益
勤間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空中極啟之道
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咨
扣二公尤掖進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憩婺城北
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即介勤請往積善願既受

請撫日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依止
來者如赴義又孟治禪榻規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
五十單縣主簿趙君郁見而題之始勸義請故額以
寺易庵又明年湛遠住華藏衆亦隨散義慨然曰有
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迺以傳姓承宗
之事付之元子自己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遠禮遠公
為之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啗我以禪悅
之味者也遠為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持尚
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存在于茲義誠知本哉自義
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昏夕計唯以堂室未宏像圖
未飾為己策勵凡寫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以給
諸斷削之伎則以授之乘繪之工今殿寢中嚴門闔

批注補遺卷之五

七

外敵徑術絕引齋庶翼張而演法之堂旌擅之林香
積之厨黍峙臚列森邃肅爽鍾有翼虞經有函度有
田以給饘粥有林以備薪樵園可以畦井可以汲視
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充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
法猶為未具復闢地其後建千佛閣百閣為普賢殿
四檀藻托繡栢上下映發位廬舍耶佛閣中而旁真
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斷木髯形塗金涅采相好莊嚴
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百式有度
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所出
披緇衣褐之徒解屣升堂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
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于
此焉耳美之為是寺後也問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

兄弟與其故妻之姊姒咸有所助而施之出於檀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內子張緣契特厚既捐貲相其造閣之後度僧之事又斥腴田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嘗所謂有以資之者也今立祠閣西每食必祝浮屠人所為修其祉報蓋如是而已趙君子友也間持義之言請予曰義毫且裒矣深惟風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拓精藍雖名有漏之因實覲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於前而不能必其繇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而墮華綺麗密者有時而埃壤無餘我為是懼亦既筆為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於佛而以天龍鬼神誑禁而誘迎之矣意猶以為未也檀越為我謀文

顯著於石使有日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為可恃哉義之所以必假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欺也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被于天下名山大澤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於釋矣然其人豈能皆以說鈴化誓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入於幻囿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持起之士返流自照發真歸元用其善巧方便間修至于積之久而豐居廣藉迄就功緒則晉進而為山水至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迷又豈不欲率此土眾生同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於方來而未已也耶

乃若田業之籍於寺者或義所自施或得之衆施與
凡佐其肇興之費者細大畢紀將托茲石之陰繫而
鏡焉其不私人之惠又如此嗚呼世出世間有二法
哉

仙華山化城精舍記

仙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緣原曰度澗岡前行可數
里至東峰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潄然仰出其土
曰宜樹藝浮屠者空者受經于山北之皇安普利院
出忝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剪茅
茨空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完了大事
久之白衣人指來依止而空隘莫能容空之師清衍
比受請棲氏主其墳庵長者億閭空苦行而嘉之為

徙其家廢佛祠位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庖漏使可
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緣業也于
是龍吟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
山園總若干畝隸之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
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肫懇可信益務
力生動事不懈進修而門庶鐘閣咸以序為始圖觀
音大士像于北壁更搏土為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
亦若干斛而贏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
紀者若干指捌之墟化為寶所惺鼂之穴現成法蓮
瞻者生敬遊者忘去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意其
成就如是佛之為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
生方詔父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採擷奇秀攄發芳華

是山之勝幾無逸美矣。後且莽域距精舍不數十舉。武子時方教國子。赴來輯行為銘。其孤孳梓鑽石未。樹子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冒田具。施詩寫祠。植。竭精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子絮。酒以往。空作禮迎。勞因膏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間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為我識精舍本末。子以先生故。屬筆。天矣。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窟形。離智。斷念竄伏于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草木。宵晨。暮稽首合爪。崇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懼。雖踐蛇。如蠱交變於前。以為是。嗚然者。其心精進。無有退轉。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衆生。入佛三昧。其堅。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

光動地之祥。而法印直乘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為宗。今世祀益。辭祖風不紹。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明小果之因。難喜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無識超見。卓如空等。輩拔于典。滄歸深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猶得托焉。以處則。澗盤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然念拮据之不易。重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乎緣業之。洪纖子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明年。青龍丙子。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婺衢二水會于蘭陰。合流而下。為蘭溪治城。占水之東。而直其西南。有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捍而巖崖。扼之泓。滄灣。洄匯為深淵。宜有龍神潛於。

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洩雷雨而潤澤羣物其為造化之府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于茲土舊矣而民之報事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不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子爾重紀至元二年其歲乙亥夏秋不雨稍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僚吏為徧禱群望靡牲殫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鈺獨浮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郭數里而近練日宿齋屏却車騎親即其處取香辦書齋意厲深潔誠籲于明神垂軌而挹清泠張旂而導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縷有頃玄陰四塞甘澍滂沱四境既足萬搗蘇民吏交口歸德于侯、曰盍新祠廟昭答神貺乃出食錢以為民倡又明年廟成具石

來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莫靈於龍矣淵飛而天行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躬靈潛通雖未可的然求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外惟夫以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為靈者無不在真若蓄之宮沼可奉而投也王侯以賞延入官康靜寡欲而篤於愛物肆茲閔旱之誠實本宜人之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而祀之以申敬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而鑲之于石

鄭氏旌表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為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為冠昏喪祭之儀與施之親疎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

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叙于一家而法實
周乎天下閭閻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敷壹是
仁讓之俗於斯時也義且混于無形而名烏乎生蓋
至于道隱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服紀藐焉無屬借
鋤取帚勃蹊闖塲或不待閱世而繼見之矣則夫操
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夫潛轉密移之功亦安得不為
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于為善者既彰惡
者斯瘳于是又取其出于天性而和諸物則人可
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
義門扶衰救敝名存與存君子蓋有甚不得已也記
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
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

世宗憲皇帝御筆

三

斯世之大而義之間見者僅一若是可嘉也亦重
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於茲
視其家庭而其悖孝廉弟之日滋講信修睦之日謹
植本固而浚源遠矣蓋自其七世祖諱淮始與其二
兄弟卜吾里之感德鄉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
三鄭亦有先也沿淮而下六世曰某率之儉勤以
啟大其基七世曰文嗣大和文泰文厚文韞重之積
居以恢弘厥緒併其翼子貽孫間及八世不裂籍以
為異不殖己以自私尊而親老而幼凡聚
廬以處同釜甑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僮于指千薰然
義風不戒而趨為之冠昏以重其始為之喪祭以厚
其終月薦以者存時饗以尊者男事詩書女事蠶績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於作
息之間而維繫于禮法之內雖等之十世以至于百
世可也初里有列其事于縣令長上之大府具移
庶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
故事賜旌表亦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
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彞皆不免壽而大和方
以踰七望八之年蓋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欲
納之于禮而範之於義而後已會朝廷方修通制頒
行郡國若曰請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準令
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今即賜蠲
復命既下大和感激思奮拜于持首言曰熙朝之所
以惠綏于我履里之細眚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

之所以故佑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
毫且及之誓殫餘畧課諸子姪力耕以奉公上而暇
則誅敵帝力終為盛世之華民而已顧惟伯父當干
戈倣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阨上奉尊老
下慈孤幼敷舊撲斷以紹開先業至于吾世而吾兄
文嗣吾弟文泰蓋嗣：盡瘁彙錄稽寸修其疆畝以
畢茲塗履恫瘵再世豈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
諸什伍之籍譬之塗芻行葦得免牛羊踐履甚幸甚
休使不謀文蹟刻金石則何以延續芳猷傳之來裔
乃以其文屬肯：則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
乎人心者也自其動于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
為欲勝則害義：立則利無與存彼蓋知天孟氏義

利之反矣而不知記禮者之言固嘗深致意人情人
義人利人患之辨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
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為利者末也而以
義為利者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
心維持世故之微權也歟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
而非其盛之謂也旌門復復國之令典而顧以畀諸
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鄆民哉
機動籟鳴必有得於言意之表者而曾何足以知之
曾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曲之碑以侈茲幸過而且
以貽諸後人云

重修適意亭記

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蒲墟有朱氏

者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
守諱汎遂占籍為縣人東陽與金威將軍諱禮齊揚
州刺史諱幼三墓皆在村旁蜀山下而金威更廟食
其鄉民歲時歌舞奉嘗之不絕諱云五代之亂一翁
十八季翁最得上壽嘗治鐵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
一敬而居于村之西東至今縣名朱氏人謂有像者
為朱氏之世之徵而像尚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
有不相通者矣蒲墟後用朱氏昏嫁導餞儀物烜赫
有光改名赤岸其即居者衣冠引翼詩禮緝承里號
閩家而尤莫盛于季宋兄弟聯登甲科至七人皆以
文雄一時迨茲六十年餘子孫班班有祿仕而抱道
不試者亦能善其身以善其家晉齊之澤維有衍哉

子家東距赤岸不羸三舍者深永州判官繼善字性
初與其猶子震亨字彥修不獨于子有文友之誼而
重之以親戚之好焉今性初不可復作而彥修愈
語子曰吾家故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元德
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
友善二子實從之遊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為作斯
亭延而致之以資和允講習之益蓋先生之學出于
文成二公而深體力行沉潛剛毅清風勁節凜然如
冰雪孤松即府君之能致先生與先生之屑意于府
君其人品高邁固絕人遠矣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
曾伯祖贈婺州路總管府治中府君嘗一營治之而
自記之及吾世而亭燬於寇初面亭有池吾季父深

水府君除瓦礫興構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
官今吾將經緝是亭即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
侑且為別室奉先生之主焉蓋金威神祠于鄉府君
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尚先生之教秩而祠之
示有先也子能為吾記亭興作之自而繹張先美以
垂訓於方來尚吾季父之志也夫財予晚出企瞻先
生猶神龍之遊于玄間而威鳳之翔于千仞見且不
可况欲藻績而形容之以自附于知言之士其將若
何而自靖之耶獨念往嘗竊從鄉之耆艾講聞先生
立朝大節想其面目嚴冷言論剴切雖出藩入從深
簡穆陵之知而終始難進易退之風人至方之呂獻
可范淳父則夫府君之以桑梓之故進得與之交從

欵密必非尋常木強之人固其有所不為者矣亭為
兩公游息之舊譽成揭扁近不即夫溪山原麓之口
遠不示之操存者驗之要而必曰適意之者意夫兩
公遊於亭上之是時也攬烟雲之卷舒瞻卉木之榮
悴雖萬物之變交乎吾前者有不勝窮而吾胸中天
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即其所處而樂其所安夫
豈有一毫舍己從人之私得以涸吾之意而敗吾之
適也哉凡朱氏之所以蓄之播之而獲之炊之者是
亭實肇基之耳今亭則完美矣而有祠有主出于原
始安終之意無弗厚也赤岸之有朱氏絲歷殆餘千
年肆揚州之治行第一傳信史牒全威之功烈宜祀
簡在人心下逮東堂府君之取友輔仁又得文清為

之引重雖文清詞言尚行他無所考見而世譎後題
鑿數十語珠光玉采其為朱氏肯澤之者已不啻
千百言之多矣然則朱氏之子若孫踈瞻搢搢慨想
儀刑競于問學而強于為善思夫天地吾身禹稷吾
事皆由已推而致之彼科日祿仕可以倖得之者則
一趙孟能肯賤之矣吾朱氏之先所以劬躬盡後封
培而潤澤之者則不在是也乃若前記所云亭之興
廢吾家之盛衰占焉此朱氏十一字符也有亭無亭
何損益於朱氏蓋知有亭則知尊祖而敬宗在爾後
之人承之歎之為何如耳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
天又曰桐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詩歌以饗羣宗吾
友白雲先生許君蓋之朱氏壻也彥修還以予言即

而請焉其將有發矣夫其將有發矣夫重紀至元之
三年其歲丁丑秋八月壬午里後學柳曾謹記

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為邑于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既不
欲厲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拂其可善
之性則政之為以學為務謂令之責不在于簿書期
會獄訟予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薰染之有
其具於是督適租斂餘贏飭村庀工作講藝之堂七
搗間還嘉定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密足以起靡陋
而支永久矣既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
生講其所是而禁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
相興起則固令之職所宜為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

一以是勵諸人子其為我記而啟之何如夫講道修
政仕者均有責焉然其所施有緩急所就有厚薄要
未可以槩論之也故令之去民為最近而其教民為
最切則發一言於堂序之上而夕可以達之荒村陋
落之陬所教者不一二而所感以化者已十百其效
簡且易致如此世顧迂之何哉六經羣聖人之言載
道以行乎萬世者也賴諸儒發微闡奧瑩然無疑今
雖去之逾遠舉而措之則大之可以善天下國家小
之可以善吾身學何負於人哉人適負之耳士不幸
不生聖人之時不被聖人之澤不得盡吾之性以盡
人之性是則繫之時矣而又幸而得采道統絕續之
運出於諸儒克經翼傳之餘進獲所承而退獲所守

有弗講焉講之無弗受也有弗修焉修之無弗至也
是豈不又繫之人乎建德屋山為縣茹蘭之溪經縣
治西流會于堯溪以入于大江蓋大江以東窮微絕
域也其土風貴土著而賤遊徙其民樂寬簡而少闢
訟令以平易治之輒取名去而建德為善邑矣吳
君志剛識明果于問學而其學為有原本者起家進
士三遷而為邑于茲既因俗以導民而又欲累善以
成政乃作斯堂進諸生而日講焉先之以經術將焉
其所是而格其所非則有先儒訓釋之言具存學官
榜而求之聖人之通抑何遠乎爾自君之悉心于學
也作靈星門新而庶鐫紀產祀範銅為祭器以備物
成禮是不一役而斯堂之作續用尤著蓋學初徙于

宋嘉定中堂之上為六經閣燬于天曆己巳今堂成
而閣未克為則以役大費巨故也若昔記其成者鄱
陽柴公中行也石既燬不復存矣柴公名在慶元偽
學之籍其言必不錄顧予何人而敢襲其遊塵以
犯是不韙之誅哉君訪而有得則請大書刻之以為
斯邑之藻藉吾言何足儻也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孟氏之傳接乎孔氏未遠也紫陽之書游之濂洛亦
未遠也然而繼絕學于人心陷溺之餘振墜緒于世
衰道微之後放淫距詖而天下一治扶世立教而經
籍大明是則聖學踴晦之候而道統絕續之機立學
有莫過魯有祠禮緣義起而以教道結民心在於邦

典有足徵矣謹按徽國文公紫陽先生朱氏世籍徽之婺源而自先吏部府君始因仕畱閩遂徙建上先生雖生於允溪講學于崇安而黃墩故宅吏部固嘗居之中歲還省墳墓議將方室而未果倦土思繫夫典則固其不忘者如是先生之學出于龜山之再傳而實上承濂洛之緒統婺源故梓則香陵之營道而武夷晦菴則隘浦之蓮峰也尸而祝之比諸闕里使請其書為其學者編經于斯禱祠于斯則祠塾之建其視禮之高堂樂之制氏孰為輕重哉自先生歿而其學已大章黜逮易名賜謚配饗孔子廟庭而郡國之祠將徧天下獨婺源為縣時僅一附祀學宮後其所宜先如軼典何至元二十六年江東按察副使

盧公執事行部次縣忍焉愧之方議經始書院時饒州路總管府治中汪君元圭歸休里居以狀白公吾惟文公里中子公為書院吾之子弟竊將游焉請身任其責毋煩有司公既相其成役又謂先生講道雲谷二縣公以鄉後學列于高第弟子并設主登循重鄉學也復命有司請之行中書者類為晦菴書院猶春陵隘浦之並揭濂溪道固一而已矣晦之一辭授受有原先生蓋已服之終身今又擬之以聞來學表義抑深遠乎哉初所卜地在學之東位皆東向其後即縣升州亦因而弗草延祐甲寅院燬于火於是汪君捐館久嗣子尚書監察御史良臣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良堂重于再造為買北郭民居僑立書院其處

占地庫下神帛寧止生師所廬亦寬燥濕適返其故
以聿宗新攝方有事于能者而賢太守吳郡于公文
傳適以麾節蒞郡粵初展禮即有志斯事爰及暮月
弊草改通民既樂生士亦敬業乃因其時圖為興復
除撤蔽障改闢大造而勢端直臨于正陽位夫子廟
於右而祠文公于左講舍中峙列廡翼舒門術有嚴
階祀有截煬爨妻指有庖有庖溪山獻秀卉木交蔭
藏修游息無不具宜其經畫纖巨出公指授而掄材
計傭委致全穀不懈孟勤則治中諸孫思禮思仁先
輔實以承志為孝而能績于有成可謂尚賢好德之
世者矣山長黃嘉老幸力役之無怠樂書院之惟新
紙辭將幣請著石章惟予末學若何自請熟嘗反覆

乎七篇之旨觀其推明羣聖之序而知孟氏之承三
聖者非空言又嘗細繹子集註之書考揚墨是非之
辨而知紫陽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論所以闡濂洛
垂教之微言著百王政治之成法者為全功善于先
正魏文靖公之言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
子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以先生配孟子則當以
鄒邑四墓之祠而視吾婺源故里之祠矣然則新是
祠塾於先生父母之鄉而聚其鄉人子弟以時修習
禮教于其中有學孔希孟之志而後宣之以為黜邪
扶正之用予知于公之有是心也而若汪氏之世善
修于家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皆足以質諸先生之
教而無愧于是乎書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石門洞自謝靈運初開境幽而地勝前人爲什郡國圖謀志真曲折縣與景合矣然觀靈運尋最高頂新營所任諸作不過增葺好遊伐山開徑之一事而若仰挹雲霏俯濯巖溜于以悟仁智動靜之體得內外交養之機此則深探玄察學所自致靈運烏足以知之哉靈運之南出永嘉在宋景平間下逮皇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之歲九百三十三年矣部使者王公僕按節過之乃始徵用廬山白鹿洞故事築書院山中置師弟子員使朝夕講肄以承國家敦儒育才之美占地幽曩而宅心神明爲學之方蓋得之矣自時厥後職風紀者以爲先務或補葺祠館或經紀膳羞

隨其力之所至有敬無懈常若聖師之恭臨于前也至元改元之明年歲在丙子春三月肅政廉訪副使魯公至道康問溫處道出青田溪上艤舟登車祇謁廟下顧瞻揔掄暇焉將仆乃與從行掾馮迪何崇禮謀曰是豈前修作始之意乎惟後至其敢不飭首發橐捐俸屬邑長字蘭美令張智白之郡府掄材鳩工視其隙敗易致堅良不亟不徐以啟新功于是提管盧俊景以暇日親來計度命長若令淮其成後自郡監牧而下若邑之寮吏院之師生咸有所輸未踰月禮殿儀門論堂經閣齋廡庖廩以次及于瀑下之亭棟橐翬如堦城砥如鮮好整比軼于舊觀又新作靈星門六扉以嚴等威公還修誓菜禮告其成勸進諸

生而教之曰書院據穹林雪瀑之勝既新美矣爾曹
游童于是有義理之融液無紛華之輟輟執業而興
克義而得之在戎求之在人是在聖師成物之仁
而亦憲臣勵學之意山長王時中起應曰時中不敏
敢不敬恭乃事麗水令劉伯泉既為礪石具乃來請
文子曰學者將以比物知類求仁入德固必有講有
習而於山水環特之觀則亦何資乎爾庠序之教復
于唐盛于宋臨而屬之倫且悉矣然四書院之作尤
為統有宗而會有元若李渤之于鹿洞朱洞之于徽
麓往：擇勝林樾寄懷泉石撫雲霞之舒卷攬霽曉
之往來所以為高深為流峙未嘗不與陰陽之降升
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有他術哉亦驗諸

其此而已石門層嶮竦立縣瀑中瀉清冽之氣冰人
肌骨道書以為玄鶴洞天宋紹聖中劉涇巨濟作郡
紀其勝于石而米南宮嘗書之去米令作亭王荆公
述文時應不遠而巨濟文已畧不及之然則土木之
功其可恃耶王公經始書院距今且四十三年由執
憲之多賸而繼敵之迭見故雖曠鹿之栖卒免園蔬
之鞠肆今魯公又能近續前徽益恢雅道掃莓苔而
修俎豆鋤榛梗而起詢經時維叔丑之英思廣薄芹
之樂相茲率作迄底于成將令蹈詠之徒兩忘挑園
之刺則臨石門之境者如挹沫泗之波履書院之闕
者如游鄒嶧之郊自明善誠身以馴致夫化民成俗
之盛于斯望之矣時紹傳之歲來後人文之日朗書